

# 语言接触角度下考察中日间汉字词的流转——以“回廊”一词为例

卢芸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300202；

**摘要：**中日是汉字文化圈里不可或缺的大国，两国长期以来密切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中，汉字扮演着不得不提的重要角色。语言是文化的外壳，词汇又是语言的外壳，汉字词在中日之间的流转过程中，呈现出语义、文化象征、抽象隐喻等文化意义上的多彩的变化，也承载了思想、审美和文化认同的沉淀。本文拟以回廊一词为例，从建筑学语义到宗教角度、文学审美角度、抽象隐喻角度，去梳理该词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具体演变轨迹，从语言接触视阈下揭示词汇流转背后的语言机制和文化动因，为中日语言互动和文化输出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日；汉字文化圈；汉字词；回廊；流转

**DOI：**10.64216/3104-9702.25.06.043

## 引言

许多完全没有日语基础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日语时会惊讶地问，这是汉字吗？日语里的汉字词又和汉语里的汉字词是一个意思吗？这些疑问会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汉字和汉字词，始终是中日两国人民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学界围绕汉字和汉字词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交流和词语借用的角度探究日语借词的历史脉络上，如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里详细讨论了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和因此产生的日语词汇的吸收问题，沈国威学者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2010）对大量汉字词进行调研，探讨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陈立卫在《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中论述了和制汉语进入汉语体系的吸收过程和其媒介作用，对中日同形词如革命、民主等汉字词展开分析的论文也不在少数，对这些词汇追根溯源，探究其语义范围的扩大、缩小、变化甚至消亡等历史演变过程，阐释了词汇交流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但大多数研究都只关注单向的语言交流，并未从动态视角考察汉字词在中日间双向流动的发展轨迹，较少关注词汇语义外的文学审美意向、抽象隐喻、象征义的演变。

## 1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

说起中日间汉字词的流动，必须先梳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背景。中日两国是汉字文化圈的大国，在两国的语言体系中都存在大量汉字词，在过往两千余年间，两国以汉字为媒介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中，既有从文化高位地区流向文化低位地区的趋

势，也有双向互动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各自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产生了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潮和中国反向学习日本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汉字词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再又从日本反哺回中国的词汇流转和文化流转。

### 1.1 汉字东传

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国发明创造的语言书写符号，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前，日本没有文字，大约在绳纹时代产生了语音符号，人们口耳相传传递信息。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殷商时代，已经产生了相对成熟的文字，即当时的甲骨文。因汉字其强大的表意功能，一经产生迅速传入周边国家，在日本、韩国、朝鲜等东亚国家间初步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据《列国传·东倭》记载，汉字在公元4世纪左右传入日本，之后就确立了正统性，利用汉字这一媒介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政治思想、艺术等知识，从律令制度、典籍诗文到儒教文化等。譬如飞鸟时期，圣德太子推行大化改新，学习隋唐模式加重中央集权，还主持修订《先发十七条》，全文用汉字撰写，大量沿袭汉字词汇，这些都可以看出日语中汉字的重要性。

### 1.2 近代日本对汉字和汉字词的发展和改造

汉字作为种子，进入日语体系之后，就脱离了原汉语语言体系的土壤，在日本本土语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中日两国之间都存在大量的汉字词，但这些汉字词并不都是同形同义的，有一些词性和词义在历史发展过程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日本对汉字和汉字词的吸收，不是单

一的学习和复制,而是借汉字和汉字词这一媒介对本国的文化语言体系进行构建。随着中日间文化交流和日本社会的发展,日本逐渐开始为对汉字和词汇进行加工和再创造,如创制汉语中并存在的汉字和汉字词来表示日语中独有的概念,以及对既存的汉字词赋予其汉语体系中并不存在的新释义。

尤其一提的是西学东渐使得大量西方先进的新概念、新知识、新文化涌入日本,如何让这些“外来者”进入日本并普及推广,需要借助汉字词这一媒介。日本以汉字词来译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概念,一部分是日本汉学家创制的新词汉字词,作为日语中的容器装填西方的外来词汇语义,如俱乐部、混凝土、哲学等,一部分是拿汉语中原有的汉字词,追加原汉语体系中不存在的释义来解释西方新概念,如革命、民主等,同时还对传统来自汉语的汉字词灌输新意,对其语义进行结构和重组,赋予其新的变化,比如幽玄、侘寂、暧昧等。通过一系列对汉字词的改造和加工,日本完成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术语等近代词语体系的建构。

### 1.3 汉字回流

19世纪末,日本施行明治维新,完成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此时清政府注意到日本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果实,开始向西方学习,譬如翻译大量西方著作、派遣官吏去海外考察并记录报告,但这一时期的学习热潮仅昙花一现。很快甲午中日战争惨败,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知识。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汉字这一天然的媒介,加之日本已成功复刻资本主义社会,国内掀起一股日本留学潮,大量有志之士自发留学日本,留下大量翻译著作并出版外语词典等,日语汉字词也大量涌入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化学习特点可以总结为大范围、大规模,从被动变主动,学习内容多样化,学习渠道多元化。

从微观角度——词汇来看,许多汉字词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经历了产生、移入、再移入的阶段,随着最初产生意义的此消彼长,旧义与新义不断交织融合、发生嬗变,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各自语言体系,带去了新的活力,进化出了更多维、多元的意义象征。

## 2 回廊一词在中日间的流转:从具体到抽象,从实体到隐喻

追根溯源“回廊”这一汉字词,需分别拆开二字看,从词性和词义来看,是属于中国产生的二字复合词。“回”最早出现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回,转也。从口(wéi),中像回转形。”,意为回旋、环绕,而“廊”字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随着宫殿建筑规模的扩

大和通行空间的需要,出现了具有循环、往复的廊道这种实体建筑,班固《汉书》、范曄《后汉书》中,都出现了如《汉书》“未央宫……殿下有廊,周匝数里。”、《后汉书》“广设堂室,修治廊庑。”中对宫殿的描写。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廊”已经固定作为独立的建筑名词,其含义被确立为殿堂建筑下的行走通道,具备通行功能。

以“回廊”这一复合词出现,则是在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建筑中。随着佛教从西域、印度传入,佛教思想和佛教宗教制度也融入到了当时的建筑群体中,出现了佛殿、塔院等外围搭设的可连续行走的空间,作为主建筑结构的附属。此时,“廊”的通行功能已经和“回”所蕴含的环绕、回旋的语义相结合,“回廊”一词也就应运而生。唐代佛教文献如《续高僧传》《法苑珠林》中,就有诸如“寺宇宏敞,堂殿相望,回廊周匝。”“绕塔行道,依回廊而行。”等景观描写的例证。“回廊”一词与绕塔、行道等佛教仪式密切绑定,说明该词已脱离了单一的建筑功能,演变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术语。

### 2.1 从汉语语境进入日语语境

平安后期,“回廊”作为宗教意义上的建筑术语,其语义也随着中日文化交流进入日本。当时日本向中国积极学习和吸收隋唐时期的律令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依托汉文的佛教典籍和建筑风格等传播路径,回廊这一实体出现在日本的寺院、神社建筑中,构成类似伽蓝配置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体上看,日本寺院建筑里,回廊往往是围绕着金堂、塔、讲堂等建筑展开延伸,形成对“中心圣域”的空间包围,作为进入殿堂庙宇前的准备空间,如法隆寺就是仿唐修建的佛教建筑。从概念上看,该词条最早出现在《寺社缘起文本》中,如“金堂のまはりに回廊をめぐらす”等例证。

但日语语境中,“回廊”出现以前,就存在“廊”和“渡廊”等日语训读词,如描写平安时期贵族生活的《源氏物语》中就有“廊を渡りて、御前に参り給ふ。”的用法,以及以随笔形式描写宫廷生活的《枕草子》中也出现了“廊のほどに、人の気配して…”的描写,这些对建筑空间的描写体现了日式审美和感性经验,而其承担着的连接、过渡和移动的功能,也与“回廊”一汉字词产生化学反应,给该词注入了了日语语境中独有的文学、审美和心理感受,也为该词从具象走向抽象,从物理实体变为抽象隐喻,从建筑概念变为象征意向铺垫了基础。

### 2.2 从日语语境进入汉语语境

进入近现代以来,中日之间学术交流和翻译活动更加频繁展开,大量汉字词也经由日语重新进入汉语,这一过程中,流转的不只是词性本身,还有词义的解释方式和文化意向。如“回廊”逐渐从原先的建筑和宗教语义中脱离,开始被注入了文学上的审美意向和心理象征,成为了文学上的叙事空间,成为了时间、声音、光影和记忆的容器,因此不再只是出于建筑用途的可利用的空间,还是可停留、可感受、可凝视的情绪延宕的空间。如唐代诗人杜甫的《涪城县香积寺官阁》诗句中,“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的诗句和李商隐《日射》的“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的词中,就看到“回廊”这一词已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审美意向,可以说回廊这一实体的曲折往复,实则是人物内心曲折幽深的心绪的投射,蕴含着无尽的忧愁和孤寂的含义。

不仅如此,回廊这一建筑空间客观上循环往复、自成一体的封闭结构还被引入抽象语境,衍生出抽象隐喻结构的释义,用于指代某种“循环往复”“封闭但可通行”的结构性关系。例如在政治、社会或文化论述中,日语中可见“権力の回廊”、“記憶の回廊”等表达,同样的表征也进入到汉语体系中,开始出现了“政治回廊”“历史回廊”这种表达,用以指代“循环往复”的心理结构空间。在这些表达中,“回廊”已不再指具体建筑空间,而是中日两国所共通的隐喻意义,被用来隐喻封闭但持续运作的系统、内部循环的关系网络空间。

### 3 小结

从建筑学语义阶段,即围绕建筑的有顶通道,到宗教空间阶段,到文学叙事空间,到抽象隐喻结构,“回廊”一词在词源与构词层面上起源于中国古代建筑语境,其最初语义渐渐从具象到抽象,从有形到无形,从物理到心理,在语义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继而衍生出宗教语义、文学审美语义、抽象隐喻结构等语义。中国是该词词形和词义的创造者,但日本在吸收该词后,又使得该词获得了新的层级的语义,最后该词带着日语的痕迹又流转回汉语中来,带来了新的变化。

总结来说,“回廊”并非单纯的建筑命名,而是在文学叙事、社会制度与宗教实践中,经由文化交流的反复书写与体验,逐步抽象、制度化而形成的空间概念,并在近现代回流至汉语体系,影响现代汉语中的用法,这一过程体现了汉字词在中日语言接触中的动态流转机制。中日语境中的“回廊”,并非单一文化的偶然创

造,而是在共享的经验基础上,通过宗教意识、文学书写与审美感知的不断抽象化,最终发展为一种具有高度解释力的空间隐喻。

可以说,文化之间的交流正是汉字词背后流转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推动力,汉字词作为中日之间异文化的使者,其交流和演变正是这种文化流转的直接体现。语言之间的互动联系,折射出文化传播的动态机制,透过汉字词的流转,我们可以管窥过去中日间文化交流的走向,理解这种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促进作用,未来中日间一定会有更多的文化交流,汉字词这一中日两国所共享的果实也一定会像双生花一样,各自绽放出光彩。

### 参考文献

- [1] 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2] 史有为. 2004.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M]. 上海辞书出版社. 289.
- [3]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4] (日)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谭汝谦, 林启彦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 [5] 李红. 社交媒体中的汉语回流词传播[J]. 汉语学习, 2022 (06): 45-53.
- [6] 赵刚. 21世纪以来汉语回流词(日语)使用现状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23 (03): 72-80.
- [7] 王颖. 汉语回流词与日语借词的界定差异研究[J]. 语言研究, 2021 (04): 89-97.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9] (日)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BCCWJ 语料库 [DB/OL]. 2022.
- [10] 张莉. 汉日回流词的语义演变对比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 (03): 98-106.
- [11] 高明凯, 刘正琰.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12] 周荐. 汉语词汇结构论[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 [13] (日) 新村出. 大汉和辞典[Z]. 东京: 角川书店, 1984.

作者简介: 卢芸(1991年5月-), 女, 汉族, 湖北武汉人, 硕士, 研究方向是日语语言文学。